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目錄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送陸暢歸江南

送無本師歸范陽

卷七凡二十七首起元和五年春守都官員外郎爲河南令迄六年並尚書職方員外郎還京師辛卯年雪以上五年作以下六年作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

送鄭十校理（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按送鄭十校理序云天子聚書集賢殿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愈爲郎於都官事相公於居守生始進仕求告來寧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載酒肴席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公爲都官元和四年六月詩中言爲春景蓋五年作五年改河南令是在未改之先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哢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翱寥廓

台鼎(北史楊椿傳)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新邑洛(書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校讐(後漢書蔡倫傳)選通儒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天祿閣(三輔皇圖)天祿閣藏典籍之所翔寥廓(漢書司馬相如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

河南令舍池臺(新唐書韓愈傳)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按以下諸詩爲河南令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古石字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眞可惜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藉

斗碩(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少人吏(南史庾於陵傳)除東陽遂安令爲人吏所稱蛙黽(越語)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狼藉(史記滑稽傳)杯盤狼藉(方云)藉从艸說文

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書陸賈聲名藉甚孟康曰狼藉甚盛蓋古字如藉田皆只作耤而从艸从竹則沿義以生此當以藉爲正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淩清鏡濕卻無窮不得歸

盆池五首

老翁眞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

蛙鳴南史孔珪傳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當兩部鼓吹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

蕭蕭打葉聲

藕梢（爾雅釋草）荷芙渠其根藕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

魚兒（嶺表錄異）邱中貯水即先買鯇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鬬雄雌

聖得（說文）聖通也按聖得難解或唐方言大抵如杜遮莫者皆方言也揚雄方言一書甚有功惜後世無爲之者遂致世說新語中多不可曉而梁人劉峻之善注者亦惟有置之不論矣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缾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

涵泳〔左思吳都賦〕涵泳乎其中

〔劉貢父詩話〕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真箇似童兒直諧戲語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纔添水數缾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

按劉與或兩說一言正一言變也大曆以上皆正宗元和以下多變調然變不自元和杜工部早已開之至韓孟好異專宗如北調曲子拗峭中見姿制亦避熟取生之趣也元白劉中山杜牧之輩不得其拗峭而惟取其姿制又成一格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原注〕得起字按〔石洪墓誌〕洪字濬川能力學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河陽節度烏重胤以幣走廬下爲佐河陽軍〔又〕送石處士序〔云〕河陽節度使大夫烏公爲節度之

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先生告行於常所來往東都之人士各爲歌詩六韻愈爲之序〔云〕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爲河陽節度其日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種樹書〔史記秦始皇紀〕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避世士〔何承天樂府〕古有避世士抗志青霄岑鉅鹿常山〔新唐書地理志〕邢州鉅鹿郡鎮州常山郡皆屬河北道〔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王承宗反詔中人吐突承璀討之無功五年六月詔洗王承宗復其官爵

招楊之罘一首〔方云〕之罘元和十一年進士閣本作之杲或作杲之字訛也〔云〕公爲河南令之罘自山中來從公問學公惜其歸以詩招之

柏生兩石閒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馬悲罷還樂振迅矜鞍轡之眾南山來文字得我鶩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眾歸失得柏與馬之眾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眾歸入門思而悲之眾別我去能不思我爲灑埽縣中居引水經竹閒囂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學陋易貴不遠復作詩招之眾晨夕抱飢渴

車蓋〔釋名〕車蓋在上蓋覆人也 傷根〔漢古詩〕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 振迅〔鮑昭舞鶴賦〕振迅騰摧 失得〔朱子曰〕失得之計觀於柏馬可見耳 百家書〔夏侯湛抵疑〕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 有

肉與魚史記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綴緝任昉王文憲集序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獨學陋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遠復易復卦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云時之眾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有柏馬之喻而後之工畫者遂作為柏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作詩為之銘曰柏生兩石閒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眾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既槎牙而後移則所謂時過而後學矣覽者無以為異

按此說不但失韓詩並失蘇詩蘇非駁韓別有寄託耳

燕河南府秀才自注得生字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二年為府領縣二十按新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

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孝有明算此歲舉之常選也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選舉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令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序長少焉既至省由户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凡秀才試方畧策五道以文理麤通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云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畧如此河南府秀才蓋由州縣升者所謂鄉貢也時元和五年仲冬公爲河南令而舉燕禮故作此詩

吾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功曹上言公是月當登名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羣儒負已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皷羽翮引吭下浪切又音剛吐鏗轟此都自周公文章繼名聲自非絶殊尤難使耳目

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家勅妻兒具此煎烹柿紅蒲萄紫肴果相扶檠（一作擎）芳荼（音徒一作茶）出蜀門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澀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直利切）子榮

房公（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河南尹杜兼卒十二月以陝虢觀察使房式爲河南尹）鴻生（揚雄羽獵賦於茲乎鴻生鉅儒）引吭（爾雅釋鳥亢鳥嚨）鏗轟（廣韻鏗鏘金石聲鏗鎗鐘鼓聲相雜也轟羣車聲）周公（史記魯世家周公營成周雒邑遂國之）芳荼（爾雅釋木檟苦荼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芳荼冠六清）權公（新唐書憲宗紀五年九月丙寅太常卿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邦楨

詩文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塡海 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按詩類載此題為省試詩蓋河南試士而公為河南令主燕禮時效之也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仇名

償冤 崔融嵩山碑精衛銜木而償冤 專精 淮南覽冥訓專精厲意上通九天 刺客傳 太史公自序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新唐書盧仝傳仝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

玉川子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森森萬木夜僵立寒氣屓虛器切奰平秘切一作贔屓或作屓贔頑無風月形如白盤完完上天東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狽凶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油燈不照席是夕吐歘如長虹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蟇精徑圓千里納女腹何處養女百醜形杷或作爬音義同沙腳手鈍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有四目帝舜重其明今天秪兩目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

九無嚵徂銜切或作鑱名赤龍黑鳥燒口熱翎鬣倒側相搪音唐撐婁盧含切與啉同酣大肚遭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帀一作匌帀又作匼帀何處逃女或無女字刑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蟇腸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𡾰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慵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音牙從官百餘座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天河赤鳥司南方尾禿翅觰陟加切或作䐁沙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蝦蟇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蟇於菟音烏一作徒蹲於西旗旄衞毿蘇含切毟所加切既從白帝祠又食於襘

蜡禮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娥抉女出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內外官瑣細不足科臣請悉埽除慎勿許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弊蛙拘送主府官帝箸下腹嘗其皤音婆依前使兎操杵臼玉堦桂樹閑婆娑恒娥還宮室太陽有室家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還女月明安行於次盡釋眾罪以蛙磔死

斗插子[淮南時則訓]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注]招搖北斗第七星[ ]云此元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夜也僵立[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三月樹卒自立故處屓奰[詩蕩]內奰于中國[傳]奰怒也[張]

衡西京賦巨靈贔屭**白盤**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狼狽**後漢書崔烈傳狼狽而走酉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常駕於狼腿上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油燈**古樂府讀曲歌然燈不下炷有油那得明**古老**水經注古老傳言**蝦蟇**史記龜策傳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徑圓千里**白虎通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歷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把沙**王云行貌**黃帝四目**方云帝王世紀謂黃帝用力牧常先等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黃帝四目一曰李賢後漢書注漢人書黃多作皇皇字亦通扶黃帝四目蓋如虞書舜典所云明四目達四聰也**重明**淮南修務訓舜二瞳子是謂重明**偏盲**呂覽明理篇其日有薄蝕有偏盲**十日**淮南本經訓堯時十日竝出**魚頭生**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有一老姥每食輙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飴之後長丈餘吸殺縣令駿馬令搖地求蛇無所見還怒殺姥此後雷風四十五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俱陷為河**食八九**司馬相如子虛賦吞若雲夢者八九說文小啐嚵也一作饞**赤龍黑鳥**扶赤龍日馭也

九歌東君章駕龍輈兮乘雷李賀詩啾啾赤帝騎龍
來王云黑鳥未詳或謂日中三足烏也烏一作鳥 摣撐
〔云〕摣哭 婪酣〔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兮 大肚〔北史齊文
撐拄也 〔注〕愛財曰貪愛食曰婪 宣帝紀〕以
楊倍體肥呼 天羅〔陳書高祖紀〕回茲 磕帀〔王云〕磕帀
爲楊大肚 地軸抗此天羅 者周帀也 西北
〔易說卦〕乾西 丁寧〔漢書谷永傳〕 附耳〔漢書韓信傳〕張良陳
北之卦也 以丁寧陛下 平躡漢王足因附耳
語 漏泄〔左傳〕言語漏 青龍〔淮南天文訓〕東方木也其獸蒼
泄職女之由 龍南方火也其獸朱鳥西方金
也其獸白虎北方 牙角〔薛綜麒麟頌〕德以 呀呀〔說文〕張
水也其獸玄武 衛身不布牙角 口貌 從
官〔楊惲報孫會宗書〕總 嚌啜〔說文〕嚌嘗 官家〔容齋四筆〕漢
領從官與聞政事 也啜嘗也 蓋寬饒奏封
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赤鳥〔傳休奕伯
下或云自後稱天子爲官家蓋出於此 益篇〕朱雀
作南宿鳳皇統羽羣赤 觰沙〔說文〕觰挐獸也一曰下大
鳥啣書至天命瑞周文 者也〔廣韻〕觰角上廣也 兩
吻〔釋名〕吻免也入之 於菟〔左傳〕楚人 毿毿〔廣韻〕毿長 白帝
則碎出則免也 謂虎於菟 毛毿毛衣

祠史記封禪書秦居西垂作西畤祠白帝漢書郊祀志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按唐六典立秋之日祀白帝其西方三辰七宿從祀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也者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禮有加左傳晉侯見鄭伯有加禮插齒牙漢書東方朔傳臣觀其插齒牙樹頰胲縮頸史記龜策傳龜望見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卜師周禮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燒錐鑽灼周禮春官菙氏掌共燋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莊子外物篇神龜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筴史記龜策傳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星羅班固西都賦星羅雲布內外官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不足科後漢書黃香傳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弊蛙朱子曰弊蛙猶卓茂言敝人也不然則當改從鼃字蓋此時蛙雖未鼃而其罪已當死矣按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汝爲敝人矣蓋言其無人道也主府官按後漢書百官志少府卿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其屬有太官令掌御飲食主府官當謂此

也皤左傳皤其腹杜預曰皤大腹也兔擣杵臼屈原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古樂府董逃行玉兔長跪擣藥蝦蟇丸傅休奕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桂樹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婆娑爾雅釋木注枝葉婆娑恒娥淮南覽冥訓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室家記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耳屬地蜀志秦宓傳張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高處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知意朱子曰謂天感悟臣心使臣默知天意其下所云有氣有形以下即天意也

按新書盧仝作月蝕詩以譏元和逆黨韓愈稱其工方崧卿以爲稽之歲月不合蓋譏元和初宦官橫恣朱文公以爲宦官之說爲未必然而亦以新書爲謬洪容齋則祖崧卿而詳說之謂庚寅去憲宗遇害之時尚十年盧仝詩當爲吐突承璀用事而作以愚觀之崧卿之駁新書容齋之祖崧卿皆誤認元和逆黨四字爲庚子陳弘志弑逆之黨而不考庚寅王承宗叛逆之黨故未知新書之是并朱文公亦未及詳考也韓詩删盧原本甚多以致其旨隱約按

盧詩恒州陣斬酈定進酈定進者討王承宗之神策將承宗拒命帝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師討之承璀無威畧師不振神策將酈定進及戰北馳而僨趙人害之是則承宗抗師殺將逆莫大矣史書酈定進死在元和五年韓詩元和庚寅盧詩新天子即位五年時事正合是詩自爲承宗叛逆而發新書以爲讖元和逆黨特渾其詞耳未爲失也盧詩又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舊說董秦即李忠臣洪容齋以爲是時秦死二十七年何爲而追刺之當是用董賢秦宮嬖倖擅位以喻吐突承璀以愚觀之舊說是而洪說又非董秦者史思明將歸正封王賜名李忠臣後復附朱泚爲逆時承宗上書謝罪上遂下詔浣雪盡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是則今日之承宗與昔日之董秦朝廷處分正自相同董秦可以復叛安知承宗不然反側之臣明有前鑒故以董秦比之左右參考是詩確爲承宗作借端于月蝕者日君象月臣象酈定進以天子近臣而爲叛逆所殺猶月被蝕也又天官家言日爲德月爲刑月被蝕是刑政不修也至東西南北龍虎鳥龜諸天星無不仿大東之詩刺及者指征討諸鎮也當時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軍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李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

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此明證也盧詩凡一千六百餘字昌黎芟汰其半而于鄜定進董秦諸語明涉事跡者又皆削去詩語較爲渾然而考核事實盧詩爲據

按宋人詩話往往好左右袒而不知其失言如山谷較量北征南山得失其于人問韓孟聯句疑爲韓改孟者山谷言孟或改韓韓何能改孟是則過論孟詩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其自論蓋與相當學林新錄于此詩言盧險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是則腐談題不曰刪而曰效韓之重盧甚矣何必以尺蠖之見繩墨蛟龍哉

晝月

按新舊唐書天文志無晝月之事姑附編於此

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兎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謝盜視汝目瞽

玉盌南史沈炯傳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泥土黄香責髯奴辭汚穢泥土白石補列子湯問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謝莊月賦日以陽德月以陰靈

辛卯年雪以下皆元和六年作是年夏行尚書職方員外郎自河南至京師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崩騰相排拶姊末切龍鳳交横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衞鬖髿音三沙振裳衣白霓先啟塗從以萬玉妃翕翕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六年云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歳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寒氣記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仲春行秋令則寒氣總至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一尺圍顔嗣

立曰左傳凡平地尺爲大雪按此云雪花一尺圍蓋言雪片之大非謂所積者之厚也一尺亦極言之耳排捓廣韻捓過捓孫綽賦綠苔鬖髿乎研云排捓客捓也鬖髿上郭璞江賦通說文髮亂曰鬖髿白霓屈原天問

白蜺暎霓嬰茀胡爲此堂注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玉妃靈寶赤書經太真命肇玉妃拂筵

誰氏子原注呂氏子炅莊子外物篇不知其誰氏之子按公集河南少尹李素墓誌素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詩有願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蓋炅始入山時作既知其姓名而題曰誰氏子者猶詩何人斯賤而惡之著其無母之罪也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媲蕭史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

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去聲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罰一勸百政之經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

癡狂淮南俶真訓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王屋書禹貢底柱析城至於王屋翠眉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眉如翠羽哭穿市左傳哀姜將行哭而過市吹鳳笙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日教弄玉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靈妃郭璞遊仙詩靈妃顧我笑行險怪按終南仕宦捷徑昔人所識然往往有售其術者況憲宗晚喜方士此時諒有其漸呂炅入山旋出詣尹其意居然可知詩云時俗輕尋常蓋誅心之論而亦可以慨世矣貴仕左傳有大功而無貴仕傳說按傳說即如列仙傳之類漢書藝文志諸子之傳說皆充秘府是也辨之翹注乃

作傳說殊失古字詩意神仙二句破學吹鳳笙之妄君相二句警力行險怪之非 乾死李白詩乾死明月魂無復玻黎蜆 窮山華陽國志初先主入蜀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

寄盧仝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

惟用法律自繩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
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
跨綠駬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
海豈無農夫覩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
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
厥無基阯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
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闞一作瞰渾舍驚怕走
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
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名
賊曹呼伍伯一作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

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媿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長鬚〔黃香責髯奴辭〕我觀人鬚長而復黑豈若子鬚既亂且赭不裹頭〔北史蕭詧〕惡見人髮白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赤腳〔杜甫詩〕安得赤腳踏層冰結髮〔漢書儒林傳〕梁邱賀薦施讐結髮事師〔師古曰〕言始勝一紀〔晉記〕蓄力一紀〔韋昭曰〕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薄少〔諸葛亮與吳王書〕所遺白毦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留守大尹〔韓愈外集河南府同官記〕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樊云〕唐洛城有東都留守有河南尹公志盧登封墓曰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是時鄭餘慶留守東都李素以少尹行大尹事掩耳〔左傳〕荀躒掩耳而走水北水南〔公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鎮河陽之三
月以石生爲才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以溫生爲才又羅
而致之幕下〔新唐書溫造傳〕造字簡輿　鞍馬〔吳質答東阿
不喜爲吏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　王書〕情踴躍
於鞍　少室山人〔新唐書李渤傳〕渤字濬之與仲兄涉偕隱
馬　盧山久之更從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
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
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不拜洛陽令韓
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　高價〔鮑
闕政輒附章列上按洛陽令當作河南令新史誤　照
詩〕聲名振朝邑　兩以諫官徵　按新唐書憲宗紀元和元年
高價服御材　以左拾遺徵不至至是又以
右拾　遺驅使〔臨漢隱居詩話〕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
遺召　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未
免有力遺驅使按宋　三傳方作五或作左〔朱子曰〕今鄒夾
人此等說詩非也　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行見三
傳作五　束高閣〔晉書庾翼傳〕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
左皆非　之重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
平然後議　抱遺經〔後漢書卓茂傳〕劉宣抱經書隱避林藪
其任耳　〔許彥周詩話〕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

之今亡矣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爲多後世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之不妄許人也

嘲同異 全與馬異結交詩昨日同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同自同異不異是謂同不往兮異不至

鶩眾 顏延之五君詠越禮自鶩眾

綠駬 方云綠駬今本二字皆从馬按穆天子傳荀列史漢皆作綠駬郭璞注穆天子傳云綠駬猶魏時鮮畢獻黃耳馬是以耳色言也此詩豈以重韻妄刊耶

添丁 王云仝有添丁詩

丁口 新唐書食貨志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

立言 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苗裔 屈原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

十世宥 左傳猶將十世宥之

貽厥 詩文王有聲詒厥孫謀容齋四筆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山烏山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鄙爲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阯之類是也

基阯 漢書疏廣傳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顏氏家訓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而乃愛護遺其基阯

惡少 荀子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

騎屋山 史記魏世家范痤因上屋

騎危令行禁止淮南主術訓令行禁止豈是爲哉良有以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赤縣令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河南縣赤屬河南道賊曹後漢書岑晊傳以張牧爲中賊曹吏伍伯按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伍長爲伯故稱伍伯後漢書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秦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鼠輩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公儀容輕慢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尸諸市左傳尸崔杼於市長養節記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效尤左傳尤而效之其又甚焉戮僕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前史傅亮感物賦考舊聞於前史訪心迹於汙隆羊酒後漢書鄭均傳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謝不敏左傳使士文伯謝不敏焉雙鯉古詩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李花二首

臨漢隱居詩話退之李花詩夜領張徹投盧仝云云正寄盧仝詩所謂買羊沽酒謝

不敏偶逢明月耀桃李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繞百帀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牙奈何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泫然為汝下雨淚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

繞百帀（魏武帝短歌行繞樹三帀何枝可依）反旆（左傳令尹南轅反旆）解顏（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冰盤（拾遺記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玉精為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澈）碧實（洞冥記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傅休奕李賦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朱變形隨運成）斥去不御（張衡思玄賦斥西施而不御）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挐誰將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靜濯明妝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紛挐【方云】董彥遠云挐从如今人从奴唐韻以挐為或體非也考相如大人賦騷擾衝蓯其相紛挐王逸九思殽亂兮紛挐皆只作挐【朱子曰】按說文挐从奴牽引也挐从如持也古書作挐蓋通用　玉皇家【靈異經】玉皇居於雲房有紅雲繞之　縞裙練帨【詩出其東門】縞衣綦巾【說文】縞鮮色也練湅繒也【詩野有死麕】無感我帨兮　齒牙【南史謝朓傳】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無邪【詩駉】思無邪

樊汝霖云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内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醉留東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竝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始終如駏蛩音巨邛東野不廻頭有如寸莛撞鉅鐘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不相從顧嗣立曰按杜子美集有送孔巢父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又不見詩云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又春日憶李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李太白集有送杜二詩云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

開又沙邱城下寄杜甫詩云思君若汾水浩蕩寄南征所謂二人不相從也

竝世〔淮南主術訓〕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竝世化民乎

不得官〔 〕云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陸轉運從事故云

龍鍾〔方云當作〕蹤踵盧仝詩盧子蹤踵也賢愚總莫驚蘇鶚演義龍鍾謂不昌熾不翹舉之貌 按〔新序〕孫卿曰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字異而音當上聲然義則相近又古琴操卞和獻玉歌空山歔欷淚龍鍾則此二字由來久矣

青蒿〔詩蓼莪〕匪莪伊蒿

倚長松 按〔詩頍弁〕蔦與女蘿施于松上〔世說〕毛曾與夏侯泰初同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此益師其意而易其詞

低頭〔史記日者傳〕伏軾低頭不能出氣

雲龍〔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知音者誠希〔古詩十九首〕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按公與馮宿論文云僕為文久每自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文章一道作者固難識者正復不易故深有感於古詩之語然爾時從公遊者如李翺張籍皇甫湜輩蓋未嘗輕相許可此詩大抵

亦爲東野而作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渉㣲聯句（原注）河南谷名（云）按河南志渉㣲谷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渉嶺東流入昌谷公與東野作一聯遂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深感然不得而詳矣按此説深求之非也亦如前送別之詞耳

冰溪時咽絶風櫪方軒舉（愈）此處無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咽絶（王云）斷續聲也風櫪（孫云）櫪木名亦作櫟風櫪爲風所吹軒舉飄揚也　斷腸（鮑照詩）野風吹草木遊子心腸斷

雙鳥詩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不得相

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
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舌反自
羞百舌舊饒聲從此恒低頭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
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聒亂雷聲收鬼神怕嘲詠
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
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
停兩鳥鳴日月難旋輈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
公孔丘不爲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
鳴啾啾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
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絶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萬象 拾遺記皇娥歌萬象迴薄化無方

聒耳 王逸九思鵯鶋鳴兮聒余注多聲亂耳為聒

百舌 記月令反舌無聲注反舌百舌鳥淮南說山訓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

呻喚 說文呻吟也喚謼也

雷聲

收 記月令雷乃收聲

挑抉 左傳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說文挑撓也抉挑也

誅求 左傳誅求無時

九疇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百蟲百鳥 方从閣杭蜀本作七鳥云柳謝荊公皆作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朱子曰百蟲即上文之蟲鼠百鳥即上文所言皆飄浮者耳與七十二候初不相關也且使果為七十二候之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不備又鳥既為七而蟲獨為百於例亦有所不通初不必過為之說也

啾啾 古樂府隴西行鳳凰鳴啾啾

食龍食牛 左傳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而已有食牛之氣

生塵絕流 列子湯問篇夸父渴欲得飲赴飲河渭不足神仙傳麻姑云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豈將復為陵陸乎王遠歎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按方崧卿曰柳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於世謂指釋老然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而作朱子曰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然此但公爲已與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已也集巖幽者孟也近見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朱子之說最的從此推之則所謂各捉一處囚者謂孟爲從事已爲分司孟已去職已將還京也

石鼓歌（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似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闕然遺迹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錄尤可歎惜（歐陽修集古錄）石鼓文久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三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按以下行尚書職方員外郎至京師作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

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唐何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居綺切摭之石切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

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秖載數駱一作馲當作橐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塡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一丸切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貼平不頗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衣檢切婀音阿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乃多切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邱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張生〔云〕即張籍　周綱陵遲〔鄭康成詩譜序〕後王稍更陵遲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　宣王蒐岐陽〔王云〕今岐山縣舊曰岐陽〔韻語陽秋〕左傳周成王蒐于岐陽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是也歐陽永叔云前世所載古遠奇怪之事虛而難信況傳紀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按韻語陽秋謂成王見於左傳文宣史無明文故有此辨然古書之不傳者多矣周之西都岐陽之蒐諒亦非一以爲宣王者亦就籀體別之以車攻吉日詩體例之耳但韋詩以爲文王未審果有据否下文又曰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竊意周文大獵本宣字之訛而集古錄遂仍其謬強而爲之說曰文鼓宣刻其亦不近於理矣今本韋詩曰周宣大獵岐之陽　勒成〔班固東都賦〕憲章稽古封岱勒成　嵯峨〔張衡西京賦〕嵯峨嶕嶢業按嶕嵯峨謂嶕壤高山也　撝呵〔說文〕撝手指也訶大言而怒也　隸科〔水經注〕古文出於皇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爲字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共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

名遂效其形耳篆提也青州刺史傳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亦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珊瑚碧樹 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古鼎躍水 史記封禪書宋太邱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憙使數千人沒水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

委蛇 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掎摭 說文掎偏引也摭拾也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我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

遺羲娥 孫云羲娥謂日月也

故人 王伯順曰退之時爲博士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石鼓至太學不從留守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故人謂鄭也按舊唐書憲宗紀及鄭餘慶傳元和元年五月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九月改爲國子祭酒十一月拜河南尹未嘗有從軍右輔之事至三年乃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至十三年乃爲鳳翔隴右節度使今詩言元年之事而伯順以鄭餘慶當之頗爲未允恐故人别有所指也

右輔 云右輔右扶風即鳳翔府也

臼科 孫云謂安石鼓處

濯冠 記禮器澣衣濯冠以朝

氈苞席裹 魏志鄧艾傳陰平道山高

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鴻都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士水經注蔡邕以嘉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剜苔剔蘚說文剜削也剔解骨也中朝漢書龔勝傳下將軍中朝者議後漢書黃瓊傳桓帝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左思魏都賦中朝有赩善曰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爲外朝按此中朝非漢制但言中朝大官左傳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媕娿說文媕娿陰娿也敲火潘岳詩欻如敲石火摩挲後漢書薊子訓傳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西顧詩皇矣乃眷西顧俗書獎云石鼓文籀書也秦變古爲篆爲隷今又變爲楷世俗書耳非古書也王得臣麈史王右軍書多不講偏傍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博白鵝晉書王羲之傳性愛鵝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八代云代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自周而下不曾入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石鼓所在

言之其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歟則那左傳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杜預曰那猶何也懸河世說王長史問孫興公郭公玄定何如孫曰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容齋隨筆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車攻吉日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黃震曰嘗聞長者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淮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然陸放翁嘗議其詠石鼓不當謂刪詩時失編入此誠不免言語之疵至若言及經義而是非不謬於聖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新唐書百官志司門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門關出入之籍及闌遺之物按周禮地官之屬已有司門盧雲夫名汀見卷六赤藤杖歌注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蹋龍尾倚天

更覺青巉巉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
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
緘樂遊下矚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
地寸步扃雲巖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
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諵諵女咸切同喃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
低抑避謗讒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音巉嗟我小
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音監馳坑跨谷終未悔爲利而止
真貪饞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音咸樓頭完月不
共宿其奈就鈌行攕攕同摻一作纖
終南【潘岳關中說】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龍尾【水經注】龍首山長六十餘里頭於渭尾達

樊川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賈公談錄）唐龍尾道在含元殿側

倚天（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

壯馬（易明夷卦）用拯馬壯

重衡（杜甫詩）鐵馬馳突重兩衡

曲江（康駢劇談錄）曲江池入夏則菰蒲葱翠碧波紅蕖湛然可愛

樂遊（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春起樂遊苑（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又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樂遊案其處則今之所呼樂遊廟者是也蓋本為苑後因立廟耳（劉石齡曰）兩京新記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

諵諵（說文）諵諵多語也

怯勇暗用光武紀語

貪饞（廣韻）饞不廉（孫云）言拘於利祿而不遊此山是為貪饞之人矣

完月（朱子曰）月蝕詩有完完上天東之句言月圓也

纖纖（方云）按詩摻摻女手說文與石經皆作纖纖（廣韻）纖所咸切女貌按後世作纖纖（鮑照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劉孝綽詩）秋月始纖纖蓋古今遞變也

送陸暢歸江南

（新唐書韋皋傳）皋侈橫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皋者詆皋所進兵皆鏤一定泰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泰者匠名也繇是識息暢字達夫皋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

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皋焉

皋皋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鸞鳴桂樹間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荆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槩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

皋皋【方云】唐人以皋皋止端麗爲皋皋能詩【樊云】暢貢皋年對雪落句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山齋月云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經崖諫議林亭云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爲儐相有詠簾詠行障催妝等作內人以暢吳音才思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

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觀此可見其能詩矣

高第（云）暢元和元年進士

東宮軍（云）暢爲皇太子僚屬按（新唐書百官志）太子左右率府率各一人副率各二人錄事參軍事倉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胄曹參軍事騎曹參軍事各一人詩云官佐東宮軍蓋參軍之屬也

迎婦按（公撰董溪墓志）溪字惟深丞相隴西公第二子長女嫁吳郡陸暢（古今詩話）陸暢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輙沃水服之或曰君爲貴門女壻幾多樂事暢曰貴門苦禮法婢子食辣麪殆不可過

秀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人事顛倒（新唐書董晉傳）晉子溪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賜死

感槩按（史記季布傳贊）婢妾賤人感概而自殺者非能勇也漢書作概（師古曰）感概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又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概師古曰感意氣而立節槩也

門下士（新唐書韓愈傳）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

蚋蚊（莊子天下篇）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埤雅釋蟲）說文曰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

湘中墳（董溪墓志）溪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

子居中始奉喪歸〔一云〕此云湘中

墳豈公作此詩時尚藁葬湘中耶

送無本師歸范陽〔原注〕即賈島也〔新唐書賈島傳〕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譁詰之久乃得釋〔樊云〕此詩元和六年冬作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覰襲玄窅徒感切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鯨鵬相摩窣蘇骨切兩舉快一噉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音萏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蜂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芝英擢荒蓁一作榛孤翮起連菼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我何能無殊嗜昌歜徂感

切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桑感切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

老懶無鬪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顑苦感切頷胡感切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音慘獰飈攪空衢天地與頓撼音頷

勉率吐歌詩尉古慰字女別後覽

手攪釋名攪斂也斂置手中也陸機詩攪之不盈手窞易坎卦習坎入於坎窞虞翻曰坎中小穴曰窞首不頷李本作頷方云說文頷低頭也列子巧夫頷其頤宋子曰說文頷五感切引衛獻公頷之而已為證則與頷字自不同也然左傳今本只作頷未詳其說或疑下有與顑頷字此不當重押則作頷為是然顑頷字見楚詞與不頷義不同也摩窣司馬相如子虛賦婆娑勃窣上乎金隄說文窣从穴中卒出王云亦摩也按曹植詩云飛飛摩蒼天摩指鵬穴中卒出者指鯨王說非也黯黮莊子齊物論則人固受其黮黯注暗昧不明也滂葩按滂沛紛葩也舒慘張衡西京賦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菡萏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花曰菡萏

按南史顔延之傳延之嘗問鮑照己詩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公蓋兼采其語言貫或雕鐫出小詩或天然去雕飾也下二句亦狀其詩言於荒榛連荻一望平蕪中亦時有矯矯者也

幽都〔書〕分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新唐書〕地理志幽都本薊縣地隋置遼西郡

昌歜〔左傳〕享有昌歜〔杜預曰〕昌蒲菹也

紅糝 按糝字見內則〔廣韻〕糂桑感切羹糂或作糝〔杜甫詩〕糝徑楊花鋪白氈

習坎〔易坎卦〕習坎有孚〔云〕公是年秋遷職方員外郎遂來長安里與之別十一月矣坎十一月卦也按京房易傳云龍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又云立夏四月節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今詩云時卦轉習坎自是秋轉爲冬也

顑頷〔屈原離騷〕長顑頷亦何傷〔注〕顑頷不飽貌

刻憯〔宋玉九辯〕中憯惻之悽愴兮

頓撼〔廣韻〕撼動也

〔俞瑒曰〕凡昌黎先生論文諸作極有關係其中次第俱從親歷故能言其甘苦親切乃爾如此詩云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作詩入手須要膽力全在勇往上見其造詣之高又云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

淡平淡得於能變之後所謂漸近自然也此境夫豈易到公之指點來學者深矣微矣

按集注引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擁至前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爲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又摭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埽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卒求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得釋新史與摭言合而嘉話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知者所託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公爲河南尹不應至是方相知又樊氏云按此詩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云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時東野尚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耶若以公爲京尹始識島則爲京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諸家之辨具確故附載郊詩以証嘉話之謬且細翫公詩云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我何能無殊嗜昌歜則島實攜其所業至東都干公非遇之於塗也始見洛陽春則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則島以六年春至東都謁公至冬復告別於京師也郊詩作於秋末公詩作

於冬初相去無幾耳因島出自寒微又性猾狹故得以誣之劉栖楚爲京尹事在敬宗之世即摭言所云亦安知其不謬也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八目錄

流水

竹洞

月臺

渚亭

竹溪

北湖

花島

柳溪

西山

竹徑

荷池

稻畦

柳巷

花源

北樓

鏡潭

孤嶼

方橋

梯橋

月池

卷八凡五十四首卷首至石鼎聯句元和七年以職
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時作孔雀詩以下八年改

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時作酬王舍人雪中見寄以下

九年改考功郎中知制誥時作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八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公送李愿歸盤谷序）太行之陽有盤谷友人李愿居之（朱子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云）貞元十七年公送李愿歸盤谷有序此詩元和七年冬作詳詩意可見又云十年蠢蠢隨朝行蓋自貞元十九年癸未爲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爲十年矣按此詩當是七年春作方冬者蓋此乃和詩追述去年冬也歸來辛苦欲誰爲不待彈劾歸耕桑自是未坐柳澗事下遷時語以下皆七年作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衝風吹破落天外、飛雨白日灑洛陽、東路燕川入曠野、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借車載過水入箱、平沙綠浪搒方口、鴈鴨飛起穿垂楊、窮探極覽頗恣

橫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爲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旁無壯士遺屬和遠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歸耕桑

開張漢書揚雄傳嶔巖巖其龍鱗師古曰嶔開張貌天井水經注白水東南流歷天井關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嶔峻入天井之高關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新唐書地理志澤州晉城縣有天井關一名太行關長劍倚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孫云水自天井傾瀉而下如長劍之倚山太行書禹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衝風屈原九歌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

落天外劉石齡云李白望廬山瀑布詩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飛雨水經注寒泉湧山頂似若瀑布頹波激石散若雨灑王云謂吹此長劍之水漂散如雨蔣云詩言大風吹水漂散作雨而灑洛陽也燕川朱子曰燕川方口皆盤谷旁近之小地名木蕨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按爾雅翼云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敷披謂之蕨基本草稱為木蕨或以此耶馬頭王云溪名按水經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穀陽谷注云今穀水出於崤東馬頭山穀陽谷考新唐書地理志黽池屬河南府則馬頭溪或即山下之溪也方口云公盆池詩恰如方口釣魚時即其地也按方崧卿盆池詩注云方或作枋唐屬衛州桓溫敗枋頭乃其地也公此詩及盤谷子詩只作方口朱子曰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燕川則二處皆盤谷旁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源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源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余竊謂朱子之辨有未核者按水經注沁水南逕石門晉安平獻王孚與河內水利因太行以西王屋以東衆谷走水小口漂迸木門朽敗於去堰五里以外取方石為門用代木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

又云于沁水縣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考之晉書桓溫傳溫王枋頭使開石門以通運正與此合豈非即其地乎又按新唐書地理志孟州濟源縣有坊口堰則方口盤谷同在濟源矣孟郊集有遊枋口詩云一步復一步出行千里幽為取山水意故作寂寞遊太行青巔高枋口碧照浮明明無底鏡泛泛忘機鷗又與王涯遊枋口柳溪詩云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野撈多屈曲仙潯無端倪則非盤谷旁近小地明矣要之枋方坊三字不同其地則一崧卿誤以爲屬衛州朱子亦未深考耳

物外 張衡歸田賦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撲筆 祝云撲揶也

慨慷 魏武帝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屬和 宋玉對楚王問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太倉 史記李斯傳斯見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

手版 世說王子猷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隋書禮儀志百官朝服服公服皆執手版唐輿服雜事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搢之於腰帶中不執後代惟八座尚書執笏白筆綴手版頭餘但執手版不執筆示非記事官也

彈劾 後漢周燮傳序閔仲叔投劾而去注按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

贈劉師服【舊注】服一作命按師服師命皆無關輕重之人其疑爲師命者以據昌黎有送進士劉師服東歸詩云不自求騰軒則師服爲矜慎名節之人師命放誕不羈時越行檢如劉生詩所云越女一笑三年留正與朱顏皓頸句相映但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忠州安置師服配流連州亦未能全令名則此詩或贈師服亦未可知不足定一是也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䫜一作阢䫜或作杌隉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丑之切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粟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羸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巨緡東釣儻可

期與子共飽鯨魚膾

呀豁〔司馬相如上林賦〕谽呀豁閜匙抄〔杜甫詩〕老人他日愛正滑流匙又飯抄雲子白想牛呞〔玉篇〕呞牛噍也〔楞嚴經〕橋梵鉢提有牛呞病莽鹵〔方〕云鹵莽本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勿鹵莽然唐人多倒用之柳子厚沈昏莽鹵又食貧甘莽鹵白樂天養生仍莽鹵始覺琵琶絃所用同也太公兩齒〔韓詩外傳〕太公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方〕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虞翻十三〔方〕云虞翻吳志只載其上書謂臣年耳順髮白齒落豈在當時猶可考也耶〔顧〕嗣立曰按〔三國志〕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拾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語出吳書公詩用此崧卿秖引髮白齒落而不及此豈未之見耶按此事正與悵恨形於書合但十二非十三也傳寫誤耶抑韓公別有所據耶形骸外〔莊子〕德充符篇申徒嘉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鯨魚膾〔 〕云東坡詩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謂此也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原注)崔羣(新唐書羣傳)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餘見卷四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云)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蓂意謂職在虞庠去堯階遠矣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浩蕩英華溢蕭疎物象泠池邊臨倒照檐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皐禽斷續聆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閒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兔細得數風萍山翠相凝綠林烟共冪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摛霞錦追歡罄縹缾郡

樓何處望朧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扃風臺觀滉
瀁冰砌步青熒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螢
出東溟顏延之詩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對日釋名望月滿之名也月在東日在西遥相望也躔
次呂氏春秋月躔二十八宿虛徐詩北風其虛其徐長河列宿謝莊月賦列宿掩縟長河韜映
皐禽謝莊月賦聆皐禽之夕聞牖光陸機詩明月入我牖輝斜梁簡文帝序愁賦玩飛花之入戶看
斜輝之度寮通壁練沈約詩秋月明如練按詩意謂壁流光而似練沙散彩而如星也琢句精工能狀難
狀之景射沙星碧溪詩話龍太初自稱詩人謁介甫坐中賦沙云鳥過風平篆潮迴日射星成於促迫而
切當如此固宜詩人不復措詞然皆有所據韓公聯句云窪烟幕疎島沙篆印迴平詠月云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
星縹缾曹植七啓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李善曰縹綠色而微白也按此云縹缾指缾色也鄱陽酒賦清醪既
成綠瓷既啟潘岳笙賦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郡樓世說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請使吏殷浩

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庾公俄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隴笛[蔣云]笛曲有關山月故云

右掖[應劭漢官儀]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洛陽故宮銘]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漢書注]掖門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滉瀁[曹植節遊賦]望洪池之滉瀁

冰砌[謝莊月賦]連觀霜縞周除冰淨

[說文]砌階甃也

虞庠[記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落蓂[張協七命]悲蓂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秋懷詩十一首

按自宋玉悲秋而有九辯六朝因之有秋懷詩皆以搖落自比也此詩云學堂日無事乃自員外郎下爲國子博士時作

牕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

𩨐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披拂〔莊子天運篇〕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浮生〔莊子刻意篇〕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一作憔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一作凋

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栢不必貴

四牆〔襄陽耆舊傳〕蔡瑁屋宇甚好四牆皆以青石結角

彼時何卒卒音猝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康頗尚能飯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歸還閱書史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卒卒司馬遷報任安書卒卒無須臾之閒曼曼屈原九章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犀首史記陳軫傳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又犀首者名衍姓公孫氏廉頗史記廉頗傳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陳迹莊子天運篇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淩淩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豈謂我無能

惻惻潘岳寡婦賦情惻惻而彌甚湫水樊云此即南山湫也蛟即南山詩所謂凝湛閟陰嘼者也罾屈原九歌罾何為兮木上

按明人唐汝詢曰有蛟寒可罾四句為憲宗之世朝政漸肅宜討不庭而已無權故有是歎但槩云憲宗時未有以

定其何年所作以余觀之殆爲王承宗也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七年六月鎮州甲仗庫災王承宗常蓄叛謀至是始懼天罰兇氣稍奪先是裴度極言淮蔡可滅公亦奏其敗可立而待執政不喜至是以柳澗事降爲國子博士故曰惜哉不得往也南湫之蛟特借喻耳若誠言蛟不足入秋懷也

離離挂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泫秋樹高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汲古得修綆（音梗）名浮猶有恥味薄眞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必郢切）

虛警（顧嗣立曰顧炎武云陸機歎逝賦節循虛而警至按此說未妥循虛警至言時節於空中警動而至此何可抱耶大抵警猶驚也乃感感焉時懷怵惕耳）露泫蟲弔（方云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詩泫泫露盈條王僧達詩秋還露泫柯古詩於露用泫字非一朱子曰按檀弓孔子泫然流涕則泫爲流涕之貌於下句蟲弔對偶尤切）夷塗（陸雲詩假我夷塗頓不忘驅）名浮（記表記恥名之浮於行）幽屏（按舊注引左思

吳都賦雜插幽屏李善注幽屏生處也按詩意豈可謂即此是生處耶當用曹植出婦賦遂摧頹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益謂屏居耳又卷六東都遇春詩即事取幽迸正可與此參看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月吐牕冏冏喪懷若迸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免其頑王事有朝請

冏冏江淹詩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迸方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子有迷罔之疾天地四方無不顛倒者鮑照詩南國有儒生迸方獨淪誤 朝請漢書劉向傳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樓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眞濫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有如乗風船一縱不可

纜不如覷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甔都濫切一作儋又作擔

汲汲陶潛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徽絃嵇康琴賦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眞濫樂記古樂和正以廣新樂姦聲以濫　乘風船晉書王濬傳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贏餘後漢書馬援傳致求贏餘但自苦耳　甔列子湯問篇狀若甔甀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吹燈 按吹有二義淮南說山訓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如王僧孺詩月出夜燈吹此吹滅也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杖端烟燃開元天寶遺事蘇頲少好學每患無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此吹然也公詩正如此 屬有念 鮑照詩有念含意 幽居屬未遑詞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琤一作瑲若摧琅玕謂是夜氣滅望舒霣其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户視倚楹久洗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迷復不計遠爲君駐塵鞍

葉乾 蔡琰胡笳十八拍塞上黄蒿兮枝枯葉乾 望舒霣 屈原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公羊傳夜中星霣如雨 蔡云闘葉聲琤然 飛轍 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 晷景 誤謂望舒之霣其團也

釋名晷規也如規畫也景 跳丸 按張衡西京賦跳丸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益古境也明所照處有境限也

人角觝戲中有跳丸之戲故以喻日月之迅疾也其注引莊子東西跳梁未切至杜牧詩日月兩跳丸則祖此也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强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令〉

收聲 記月令雷乃收聲 亹亹 宋玉九辯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詰屈 柏梁詩迫窘詰屈幾窮哉 心兵 莊子庚桑楚篇兵莫憯於志而鏌鋣爲下按李義山心鐵已從甘莫厲劉乂磨損胸中萬古刀皆此義 千金棄 莊子山木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揚揚史記晏子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生不早王云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婉孌詩甫田婉兮孌兮蟄龍蛇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樊云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鄴墓誌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有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

劉辰翁曰秋懷詩終是豪宕非選體也

黄震曰寄興悠遠多
感歎自歛退之意
按昌黎短篇以此十一首爲最樊劉二說皆有可取益學
選而自有本色者也文選之學終唐不廢但名手皆有本
色如李如杜多取材取法其中而豪宕不踐其跡韓何必
不如是耶薦士詩之所斥者但謂齊梁陳隋耳非謂漢魏
晉宋之載在文選者也吾家不蓄文選只李德裕放言高
論而德裕會昌一品集之詩文具在也其與文選何如耶
孟郊秋懷十六首與此
勍敵且有過而無不及

石鼎聯句 并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
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
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
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古髻字當句斷喉

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神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頰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

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

亦不嘗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鼕鼕音彤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韓愈序

（洪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

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閒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熬樊宗師語澀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耶子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若以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耶蓋聞君子損已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朱子曰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爲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事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爲據也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 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 喜

龍頭縮菌蠢豖腹漲彭亨 彌明 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 師服 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 喜 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 彌明 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 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 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 師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 喜 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 彌明 睆睆華綰切一作宛無刃迹團圞類天成 師服 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 喜 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 彌明諸本此下無彌明字朱子曰此似二子譏道士之詞 或訝短尾銚音遙又徒弔切又似無足鐺楚庚切 師服 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 喜 何當出灰灺徐也切 無計離餠罌 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挈 師服 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 喜

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
服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横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
明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
喜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喜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
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撐徐庚切一作棖按作振為是磨礱去圭角浸潤
著直畧切光精顧君莫嘲詣此物方施行彌明
巧匠斲左思魏都賦剞劂罔輟匠斲積習山骨博物志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呑聲鮑照
詩呑聲躑躅不敢言菌蠢張衡南都賦芝房菌蠢生其限水火爭周禮天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
之齊淮南說林訓水火相爭鏏在其閒注鏏小鼎鏏受水而火炊之戰馬纓左傳鞶厲游纓注纓當馬膺前

如索裘 秋瓜蔕 漢古詩甘瓜抱苦蔕美棗生荊棘 凍芋 史記貨殖傳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正義曰蹲鴟芋也 一塊 說苑舟之僑曰爲一人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 細泉 庾信詩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 輸寫 漢書趙廣漢傳吏見者皆輸寫心腹 洪鑪 魏志陳琳傳鼓洪鑪以燎毛髮 睆睆 莊子天地篇睆睆然在纆繳之中 銚鐺 方言盌謂之盂或謂之銚說文銚溫器也廣韻鎗楚庚切鼎類一作鐺俗字也邵長蘅韻畧鐺釜屬有耳三足溫酒器也古樂府三洲歌湘東酃醁酒廣州龍頭鐺 寒食毬 荊楚歲時記寒食爲打毬之戲新唐書百官志中尚署令寒食獻毬按此戲又曰白打踠唐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分白打錢蓋紀唐之實事 灰灺 說文灺燭燼也 仙藥 曹植詩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 羊羹 中山國策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 形模 王褒詩夫聲好形模 漏洩 新唐書百官志中書省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 撜 淮南齊俗訓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撜拯同舉也升出溺人謝以牛也廣韻釋詁撜拯也按說文撜即拯字也無平聲洪本作振謝惠連祭古冢文以物振撥之善曰南人以物觸物爲振今

按廣韻十六蒸雖收拼字而十二庚不收撜字只有振字此詩未嘗出韻宜作振爲是光精邯鄲淳魏受命述天地交和日月光精施行蔡邕獨斷古語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後漢書馬防傳至冬始施行按此借石鼎以喻折足覆餗之義刺時相也篇中點睛是鼎鼐水火四字序言元和七年時李吉甫同平章事史稱吉甫與李絳數爭論於上前故曰謬當鼎鼐閑妄使水火爭上每直絳吉甫至中書長吁而已故曰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吉甫又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故曰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吉甫自爲相專修舊怨故曰方當洪爐燃益見小器盈又時勸上爲樂李絳爭之上直絳而薄吉甫又勸上峻刑會上以于頔亦勸峻刑指爲姦臣吉甫失色故曰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吉甫惡兵部尚書裴垍以爲太子賓客欲自托于吐突承璀以元義方素媚承璀擢爲京兆尹故曰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所奏請者不過減削官俸擇人尚主故曰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篇中言言合於吉甫的爲李吉甫作朱子云託言彌明而醜其形貌以資笑噱使人不覺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新唐書武

元衡傳元衡字伯蒼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八年召還秉政韋皐傳皐字城武貞元初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治蜀二十一年爾雅翼孔雀南人收其雛養之使極馴擾真山閒以物絆足旁施羅網伺野孔雀至則倒網掩之云元衡以八年三月召還秉政其詩鎮蜀時作公詩蓋追和也按以下諸詩皆八年作是年三月政比部中史官修撰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絶抱長思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堦墀

鸞鳳友爾雅翼孔雀生南海蓋鸞鳳之亞　翠角金華曹植鶡賦戴毛角之雙立埤雅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喻如雲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

榮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妒歌童作豔聲

錦城［華陽國志］蜀郡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按洪譜舊編七年今按石鼎聯句七年十二月師服在京師此詩云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是五六月閒景物自是八年夏作

猛虎落檻穽坐食如孤㹠（㹠與豚同）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硉（盧骨切）兀（一作矹）究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還家雖闕短（一作短闕）指日親晨飧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時節不可翫親交

可攀援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坐食〔蔣云〕朱子曰坐當作求麴按坐字亦通語雖用史而亦稍變其意坐食者言不能外求而止食有限之食也 孤犍〔漢書東方朔傳〕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 骨鯁〔史記陳平世家〕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之屬 低頭〔蘇武曰〕低頭還自憐 碑兀〔郭璞江賦〕巨石碑兀以前卻 雲屯〔謝靈運詩〕春滿綠野秀巖高白雲屯 晨飧〔東晳補南陔詩〕馨爾夕膳絜爾晨飧 家尊〔晉書王獻之傳〕謝安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 中園〔謝靈運詩〕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

〔碧溪詩話〕昌黎送劉師服云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蘇州送黎尉云秪應傳善政朝夕慰高堂誠儒者迂闊之辭然貪饕苟得汙累其親孰若清白之爲愈

按昌黎訓子姪詩多涉於名利宋人議之可也此詩攜持令名歸自是粹然醇儒之言碧溪迂之何耶詩中骨鯁二語從何意百煉剛化爲繞指柔得來

送劉師服 按云云與前詩俱八年夏作是也起云夏半與前時合送行詩再作者多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鈎齎財入市賣貴者恒難售（與讐同）豈不畏顛頓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淅然（朱子曰淅為淅瀝淒涼之義或作㴬非） 草草（范雲詩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 難售（詩谷風賈用不售） 耘其業（按記禮運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所謂耘其業也）

寄皇甫湜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

牀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悃悃夢相值音治悲哉無奇術

安得生兩翅

驚晝睡（何孟春曰）退之此詩云云盧玉川又有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叩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句法意象如此豈真相襲者哉

睦州（新唐書地理志）睦州新定郡屬江南道

垂四（方云）垂四蓋以涕與淚分言之猶石鼓歌所謂對此涕淚雙滂沱也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冬十月丙申以大雪放朝人有凍踣者雀鼠多死蓋非常之雪史冊所紀今此詩云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後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既是大雪時候又同宜為八年之作但公為藍田縣丞廳壁記在十年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時而記云博陵崔斯立種學積文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作記本不在到官之始或八年崔已為

藍田丞未可知也姑從史以俟考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轆朝鼓矜淩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餐思共飯夜宿憶同氊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崩奔謝靈運詩折岸屬崩奔　落道平轆按落道失道也北史室韋國傳氣候最寒雪没馬杜甫詩雪没錦鞍韉　山齋梁簡文帝詩山齋開夜扉　水玉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曰水玉今水精也按喻其顏之清猶趙國策云先生之玉貌也　清顏陸雲詩彷彿佳人清顏如玉　波濤按即前贈崔詩所云高浪駕天輸不盡也　雄文獨玄漢書揚雄傳雄方草太玄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云僕

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

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斯立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君乃寄命於其間秩早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未可攀歸來殞涕揜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劚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脂腊遞眼臥壯士大弨 蚩招切 挂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欷暮唶 子夜切 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藍田關 漢書地理志藍田縣山出美玉秦孝公置屬京兆尹 新唐書地理志藍田畿縣有藍田關故嶢關有

庫谷谷有關嵬嵬〔廣雅釋訓〕嵬嵬高也秩卑俸薄〔新唐書百官志〕畿縣丞一人正八品下按唐六
典縣丞俸六十七石驕且閑〔詩碩人〕四牡有驕〔又駟鐵〕四馬既閑犯嚴按犯嚴猶云干冒尊嚴也硉
兀〔王云〕高亢貌按此云羣公之崖岸未可與言也詩翁〔洪云〕指孟郊也斸荒棘按孟郊寒溪詩云洛
陽岸邊道孟氏莊前溪岸童斸棘勞語言多悲悽又云幽幽棘針村凍死難耕犁然則斸荒棘乃孟郊之實事也下
句所云清玉刻佩聯玦環其意難曉孫汝聽云珮玦環三者喻孟詩之工殊爲附會且與大招挂壁無由彎獨於數
子懷偏慳無謂按郊寒溪詩又有斸玉掩骼胔弔瓊哀閑干之句清玉亦謂冰雪故取其語以悲之言其斸棘荒村
滿身風雪如玉珮玦環云爾玦環〔白虎通〕玦環之不周也〔爾雅釋器〕肉好若一謂之環壯士〔洪云〕謂張
籍病眼大招〔詩小雅〕彤弓弨兮挂壁〔風俗通〕應彬爲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無
由彎〔北史崔浩傳〕手不能彎弓持矛〔孟郊詩〕劍刃凍不割弓絃彊難彈按此謂籍病目不能入官猶良弓而無
由用也朝欷暮唶〔宋玉九辯〕憯悽增欷兮〔後漢書光武帝紀論〕望氣者蘇伯阿遥望見春陵郭唶曰氣

佳哉鬱鬱蔥蔥然

贈崔立之 按詩云正當雨雪時自與前詩相近時作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

好事〔漢書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漆園吏〔史記莊子傳〕莊子名周嘗爲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古屬蒙縣 深泥〔周禮考工記〕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

按此詩不足爲法凡引古過演文且不可而況於詩焉有寥寥小篇演至大半者演則精神不振演則氣勢不緊其

下又並無精神並無氣勢惟落落漠漠就緻六語以了之此豈起衰八代者之合作乎一時敗筆人所時有但學者不可樂其易爲而效之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方云王涯爲舍人見王適墓志本傳畧之顧嗣立曰

按舊唐書王涯傳擢進士第登宏辭科貞元二年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崧卿云本傳畧之豈但見新書耶按涯貞元八年與公同年進士安得貞元二年先已拜官此必有脫字又非貞元十二年十二年公在董晉幕至二十年公貶陽山詩又必非是時作再考舊書涯傳元和九年正拜舍人而王適墓志云適入閿鄉南山中書舍人王涯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則此爲九年之作無疑又按舊書憲宗紀九年正月己酉大霧而雪尤可爲證以下諸詩皆九年作是年十月轉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以考功郎中知制誥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五來切今朝蹋作瓊瑤跡

爲有詩從鳳沼來

皚皚（劉歆遂初賦）漂積雪之皚皚 鳳沼（晉書荀勗傳）勗久在中書及守尚書令或有賀之者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耶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云）李協律翺也（新唐書地理志）江陵府本荆州南郡屬山南道按李協律翺見公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此明據也新書翺傳云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不載其爲協律然韓愈爲張建封節度推官得試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史亦畧之則畧翺不足爲異考翺生平履歷見於其文者蓋初寓汴州中第後曾佐滑州元和初分司洛中三年冬嶺南節度楊於陵辟爲掌書記四年春赴廣州公作詩送之五年於陵罷鎮翺自江南歸佐盧坦於宣州數月坦遷侍郎入朝時李遜爲浙東觀察使辟翺爲從事六年曾至京師八月自京還東張籍寓書當於是時八年與皇甫湜書云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累求罷去尚未得九年正月乞假歸葬其叔自署云

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是年李遜入爲給事中翱官罷在家卧病貧則其歸荆南當在是時而協律之稱則仍其舊也及十二年復應東川盧坦之辟十四年閒削平淄青翱已爲史官再遷考功郎中下除朗州刺史長慶元年改舒州三年召爲禮部郎中四年復出爲廬州終呂黎之世其歷官如此九年以前不得歸荆南十四年以後不得稱協律觀早日雞遊所一句又決非元和以前之作而十年十一二年閒公詩有親交乖隔之歎則翱又似不在京師然則繫之九年庶爲近理但翱系出隴西史與集俱不詳其居址或家在京南故曰歸唐時隴西李散處四方如李白居蜀李遜客居荆州是也

早日雞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莫忘蹋芳菲

雞遊（水經注）雞遊宜子莫不尋梁契集（云）公嘗爲江陵法曹故此詩言雞遊處 賓僚（北史裴延儁傳）

廣平王贊盛選賓僚逐使非按李翱前後兩爲李遜辟其僚友或非故知矣考是時荆南節度爲嚴綬至十年十月綏討吳元濟無功以李遜代之遜即翱舊時府主公又有詩送之故知合在九年也宋亭杜甫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舊唐書憲宗紀九年三月以太子少傅鄭餘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新唐書樊宗師傳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歷絳州刺史進諫議大夫未拜卒韓愈稱宗師議論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公集薦樊宗師狀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前檢校水部員外郎樊宗師王云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爲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志銘語奇而澀皆所以效其體也

梁維西南屏山厲水刻屈稟生肖勒子小切又楚交切剛難詰在民

物滎公鼎軸老悳幹力健倔帝咨女子往牙纛前坌坲音拂咸

風挾惠氣蓋壤兩㓻音摩拂茫漫華黑閒指畫變恍歘許勿切又與忽同

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日延講大訓龜判錯袞黻樊子

坐賓署演孔刮老佛金春撼玉應厥臭劇蕙鬱遺我一言重

踞受惕齋慓辭慳義卓潤呀豁疚一作疢掊普后切掘如新去耵

聹音濘項雷霆逼颭颭于筆切綴此豈爲訓俚言紹莊屈

梁新唐書地理志興元府漢中郡本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更郡名興元元年爲府山南西道采訪使治梁州

勦剛說文勦勞也廣韻勦輕捷按詩用廣韻之義　滎公按新唐書餘慶傳爲山南節度後入拜太子少師遷尚書左僕射拜鳳翔節度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則此時尚未封也殆以餘慶本鄭州滎陽人故稱之耶

鼎軸老按新唐書餘慶傳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事貶郴州司馬憲宗立復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曰鼎軸老烹斡〔王云〕烹謂烹擊斡謂斡旋言宰制也〔顧嗣立曰〕烹字頂上鼎字斡字頂上

軸字健倔〔漢書陸賈傳〕以新造未集之趙倔強於此牙〔兵書〕牙旗者將軍之精勝輔祭牙文敬建高牙神武

乃托拂〔劉向九歎〕飄風蓬龍埃拂拂兮劘拂〔方云〕劘音摩〔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摩蘭蕙下拂羽蓋文選作靡

〔漢書賈山傳贊〕自下劘上序傳只作摩古摩靡劘字皆通今〔集韻〕摩下不言靡字非也按劘拂正用子虛賦又魏文

帝詩畢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華黑〔書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怳欻〔張衡思玄賦〕欻神化而蟬蛻兮章

彙〔王云〕文采也炳蔚〔易革卦〕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講大訓〔書顧命〕大訓弘

璧按〔新唐書餘慶傳〕餘慶在興元創學廬其子澣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則知日延講大訓

當時有是事也龜判衮黻〔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龜青純〔詩〕九罭衮衣繡裳〔又〕終南

黻衣繡裳〔孫云〕龜判言其所執衮黻言其服講大訓者之錯雜如此按璋判可執〔詩棫樸〕奉璋峩峩是也執玉龜襲

雖見於玉藻然大抵是卜時執之講大訓無所事此新唐書車服志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賀知章以金龜換酒然

則判言所執龜言所佩衮黻言所服耳刮揚雄劇秦美新刮語燒書蕙鬱周禮春官鬱人掌和鬱鬯應劭地理風俗記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令鬱金香是也詞慳義潤孫云言詞約而義富疚掊

掘方云疚勞也孫云掊掘者討究也耵聹廣韻耵聹耳垢也颲說文颲大風也孫云言讀此詩如新去耳垢却聞雷霆颲言驚恐不定也紹莊屈孫云言我綴此答詩豈以爲訓乎俚言之下聊以紹莊周屈原而已按莊屈分指鄭樊言以俚言繼和兩奇才也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并序方云劉伯芻以元和八年出刺虢州白樂天有制詞新唐書本傳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擢累給事中李吉甫當國裴垍卒不加贈伯芻爲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垍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虢州刺史呂温虢州三堂記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接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

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為亭臺島渚目其處為三堂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一作紋浮枕簟瓦影蔭龜魚

水文釋名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水小波曰淪淪倫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龜魚周禮天官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流水

汩汩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

汩汩枚乘七發混汩汩兮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南館魏文帝與吳質書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東湖水經注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四壁史記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

竹溪

藹藹溪流慢梢梢岸篠長穿沙碧榦古旱切淨落水紫苞香

梢梢〔爾雅釋木〕梢梢櫂〔注〕謂木無枝柯梢梢長而殺者 紫苞香〔左思吳都賦〕苞筍抽節〔謝靈運詩〕初篁苞綠籜又野蕨漸紫苞〔云〕少陵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輩嘗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按唐詩香字不止詠竹太白又以屬柳有風吹柳花滿店香句皆但言其清新之氣也何疑於杜與韓耶宋詩翠字亦不作黛綠解只作新鮮義東坡有之古人下字取神往往如此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回頭

竹逕

無塵從不埽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埽彈按此二字皆從竹說言竹之低垂者不必有塵而待其埽除竹之高挺者不必有鳥而從其彈擊皆狀竹茂密以敘下義也若作逕靜不埽鳥過人彈或引盛宏之荆州記大竹屈垂埽拂石逕猶得字面或引左思蜀都賦彈言鳥於森木則失其義矣何與下文耶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摵摵所隔切那似卷翻翻

摵摵〔夏侯湛寒苦謡〕草摵摵以疎葉翽翽〔詩瓠葉〕幡幡瓠葉

稻畦

罫音卦布畦堪數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

罫〔桓譚新論〕守邊隅趨作罫自生於小地〔方云〕罫博局上方目也〔朱子曰〕博局當云棋局 枝分〔水經注〕江汜枝分東入大江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長風〔宋玉高唐賦〕長風至而波起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作〔大戴禮勸學篇〕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忘身禍裁乃作〔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注〕作協韻音則護反〔廣韻〕作造也本臧洛切叶側箇切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菡萏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飛仙骨（列子湯問篇）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勝數焉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妒清妍卻成相映燭

按唐人七絕分派已言之卷七矣五絕分派王李正宗之外杜甫一派錢起一派裴王一派李賀一派昌黎一派昌黎派遂為東坡所宗而陸放翁承之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原注）盧汀李逢吉

新唐書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擢進士第元和時遷中書舍人（程大昌演繁露）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閒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自行香東魏靜帝嘗設法會乘輦行香凡云行香者步進前而周匝道場仍自炷香為禮

也按唐六典凡國忌行香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遊月明御溝一作溝水曉蟬吟隄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歸騎得相收

天街按天街乃長安街即公詩所謂天街小雨潤如酥者也東西異者即華山女詩所謂街東街西也舊注引史記天官書畢昴閒爲天街是天街二字所由來不是此處事實祇命孫云謂承詔也御溝卓文君白頭吟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相收莊子山木篇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江漢一首答孟郊按孟郊贈韓郎中愈二首有曰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貞堅贈君青松色又曰衆人尚肥華志士多飢羸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云云頗與此詩語義相應題稱韓郎中蓋於此時也十月轉考功郎中則郊已没矣公與郊唱和之詩止於此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

衡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平聲一作炎炎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以復見贈繾綣在不諼

江漢詩漢廣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流沙書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衡波陸機詩寒冰結衡波華燭泰嘉詩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爛爛方云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曾枝剡棘圜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繾綣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

廣宣上人頻見過

云廣宣蜀僧元和中住長安安國寺寺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集按國史補韋相貫之為尚書右丞入內僧廣宣贊門曰竊聞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此不軌之言命紙草奏僧恐懼走出則廣宣乃奔走於公卿之門者題曰頻見過甚厭之也此詩未能定其年月但貫之為尚書右丞入相事在九年年而公在朝已久是年十月以考功郎中掌制誥廣宣以詩為名意實在

於趨炎則奔走長安衢時時見過或即在此時也

三百六旬長擾擾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䆫前有幾堆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原注〕中丞裴度也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一月以中書舍人裴度爲御史中丞而公送張道士序云元和九年三獻書不報則此詩可決爲九年之作矣衛員外未審何人考公所相與者爲衛中行集中有衛府君墓志云元和十年其弟中行爲尚書兵部郎則九年爲禮部員外十年轉兵部郎中官階可推史可略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音聊理不

覺中丞喝道來

土骨堆按記檀弓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今古墓則惟土與骨而已矣故曰土骨堆　相料理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按齊民要術先耕作壠然後散榆莢榆生與草俱長未須料理明年放火燒之又明年斸去惡者料理桃樹當亦此類　喝道按喝道自古有之人也古今注云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即喝道也應璩詩無用相呵喝即孟子所謂行辟

答道士寄樹雞原注樹雞木耳之大者云東坡和陶詩黃菘養土羔老楮生樹雞即此

按道士自即前後詩張道士故不著明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

軟濕〔齊民要術〕木耳菹取棗桑榆柳樹邊生猶軟濕者煮五沸去腥汁

華陽洞〔龍城錄〕茅山隱士吳綽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三珠戲於松下綽從之奔入洞中化爲龍三珠塡左耳中綽以藥斧斸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馮贄雲仙雜記〕天罰乖龍必割其耳

送張道士〔公序云〕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跡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或作南〕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一作箠〕爲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

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一作漪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熊豹姿左傳是子也熊虎之狀 一尺捶賈誼過秦論執捶拊以鞭笞天下 三上書君溪詩話昌黎送張道士詣闕三上書云云韋應物送李山人云聖朝多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貿榮寵誓將救元元聖俞贈師魯云臣豈為身謀而邀陛下睠皆急於得君非為利祿計也 黃冠劉刪詩名山本鬱盤道士貴黃冠

狂童（指吳元濟也）章奏（（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於天子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披披（（屈原九歌）雲衣兮披披）不爾（（世說）謝公曰外人論殊不爾）倚門（（齊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連環（（齊國策）秦昭王遣使遺君王后玉連環（隨巢子）召人以環絕人以玦）清伊（伊即伊一作漪（朱子曰）伊水在嵩北若前作嵩南此處不可作伊若作嵩高則此處乃可作伊耳漪字雖可通用然本不从水只是語助詞（如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而我猶爲人猗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詩伐檀）連猗淪猗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公家（（左傳）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利不利（（史記管仲傳）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原注）胡證也（舊唐書憲宗紀）九年十一月以御史中丞胡證爲單于大都護振武靈勝等節度使（新唐書胡證傳）證字啓中河東人舉進士累遷諫議大夫元

和九年党項擾邊詔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新唐書地理志〕鄯州下都督府鄯城西南有天威軍軍故石堡城開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軍屬隴右道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諸本作誓矢前驅頌縣令方從閣本里門先下敬鄉人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寵光〔詩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　虎臣〔詩泮水〕矯矯虎臣　辭社樹〔莊子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見櫟社樹〔方云〕趙璘因話録胡証建節赴振武過河中時趙宗儒爲帥証持刺稱百姓入謁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弩矢云云非胡公敬共桑梓之意　下里門〔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徙居陵里子慶醉歸入門外不下車奮讓之曰内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後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後漢書張湛傳〕湛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

哉　玉盞（記明堂位）爵用玉盞　遠蹀（徐陵詩）聞珂知馬蹀　金珂（西京雜記）武帝時長安盛飾鞍馬以
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華以飾其上（新唐書車服志）
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六品以下去珂　膽氣
（後漢書光武紀）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按（新唐書証傳）証
旅力絕人曾脫晉公裴度於厄時人稱其俠今以儒而勇
受任節鉞而公亦自負膽氣乃
老於文字之職故結句云云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八